

夏書

尚書歸經約解合纂

佐聖經家

輔聖學長公著

分編 翼聖南池

文衡桂渚增訂曾孫正治陳華元孫

聲標題張

筆標東閣

聲模鑄先

聲桂埠月

茗溪范 翔紫登重訂

禹貢此篇史臣記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之功獨以貢名者水土平而後貢賦定舉其成功而言也篇中分五段首節揭治水之大綱冀州至卽敘分記九州之成功經也導所至導洛條析隨山濬川之事緯也九州攸同二節總結水土貢賦錫土姓七節言建官弼服以終治水之功末節記其功成復命又一篇大結也敷上節此記治水之大綱也分土則區域辨隨刊則便宜審冀山川則州境別三事平看總是一個順水勢而已九州本制起於顓頊自禹始分也特洪水雖沒禹復為分別之耳

書經卷二

夏書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天下之地復為九州則地勢之高下可知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則水勢之緩急可知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川之大者以為紀綱則水勢之出入可知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

蔡沈集註

冀州當時水患莫甚于河。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在此。人主百官宗廟之所在。不可不急故治。冰如吐。

既載二節。冀之水患莫大于河。壺口之山河水北來南下。之所衝禹故經始治之以殺河勢也。壺口之北有梁岐二山。乃河水所經。壺口治而下流。通於是。乃治梁而及乎岐。以開河道也。既疏其下流之衝。復順其經流之勢。而冀乃無河患矣。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故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壺口山者。河水北來南下之衝也。于是經始治之以疏殺其勢。禹禹治水之功。之序皆自下流始。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自言先決九州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也。始

治梁及岐

既修節其次莫大于汾自梁岐而東有太原自太原而南有太岳太原固汾水所出而太岳之南則汾水所經者也經管治之未有成功禹乃因其迹而修之先修太原以滌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岳陽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無汾患矣

夏懷節岳陽而東有覃懷之地乃河水所衝而又淮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往時平地皆水致功爲難及河治而涿淇之水恐有所歸然後覃懷沮洳盡去致有平治之功至于清濁二漳亦皆合流橫入于河而其間凡以地名者亦無覃懷之功無異焉冀州之土于是無不平矣

呂梁孤岐二山河水之所經也治之以開河道則河水無不治矣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其次莫大于汾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于是因鯀之功而修之修太原以滌其源修岳陽以導其流則汾水無不治矣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平地之近河者也涑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方洪水橫溢而平地致功爲難今則已可有功而無卑濕沮洳之患至于橫漳之水其間凡以地名者亦無不底績焉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縱而漳橫矣此地之平也

冀州水患既平土宜可辨于是辨冀州之土其色則潔自

厥土惟白壤

冀州土宜既辨田賦可定。于是定其賦則居上上為第一等或地力年分不同則錯出第二等定其田則居中中為第五等也。

恒衛節田賦既定水土尚有未平治不可緩彼包絡恒山流注東北者恒衛二水也其水小而地遠河水橫流不服先治河水既治于是導恆水入沁水導沁水入滹沱河各從其道而水之小者治矣橫跨于大河而平于東南者大陸之地也其地平而近河向來河水衝決殊難速治今河水既治于是其地皆可耕作而土之卑者平矣。

島夷節畿內之貢已征厥賦獨有海島屬夷每年以狐狸能罷等皮可製為服者貢之因其地產以為歲人之常也。

柔而無塊曰壤教民樹藝因地制貢不可不先辨土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冀州之土豈皆白壤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耳。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色性既辨田賦可興賦既定其為第一等矣然地力不同年分不齊或雜出而為第二等田則第五等也賦高下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賦先于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併與塲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入沁水衛水出恆山靈壽東入滹沱河從者從其道也。

島夷皮服

島音倒惟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其所貢者已征于厥賦之

冀州東西南三面距河其貢賦之來固可順流以達於河矣若北境之水既不能以通河而北海之來亦不容以徑達惟碣石者固屹於河口而峙於海濱者也必遵海而南逆流而西而回視碣石則在其右故曰夾石也過此則可達於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曰濟曰河則兖之疆界別矣

濟河惟兖州

中矣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在河口海濱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蓋冀之北境皆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遼濡潯易之四水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

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據濟者非止于濟且踰而過之距河者未至於河但以河為表識也餘州類此

九河既道

兖州惟其西北距河也故自大陸而北播者有九河焉今則經流行於中又流行於外順其故道而水之流者得其

惟其東南據濟也故近濟陰而南隨者有雷夏焉今則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蓄而復流而水之止者得其治矣

滎沛之間有離水焉自河而出者也有沮水焉自濟而出者也今則離入於沮之流沮受乎離之派會而為同而水之合者得其治矣

宜桑之土土之高者今水已退可樹桑以養蠶矣居止之土土之卑者水害尤甚民皆依邱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矣

雷夏既澤

九河河水之所播者也詳見孟子集註既道者禹為之導而水道已順也

雷夏澤名濟水之所鍾也洪水橫流而入於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洎而後雷夏

為澤

離沮會同

白河出為離自濟出為沮二水河濟之別異源而同流者也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可以桑蠶也蠶性惡淫故水退而後可蠶地高且亢地多在

由是辨其土色則黑性則墳也微諸物草則場茂木則長
盛也要得充徐楊三州為東南下流草木不得其生故特
言此以見水土平意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充賦最薄言為君以薄賦為止也雖
曰至薄猶未遽征之蓋以充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水
患雖平而沮洳尚存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
法同於他州也

充有惟條之木故以漆貢焉有宜桑之土故以絲貢焉織
文乃絲之美織而有文者也盛之於簠以致貢而器用服
飾有所需矣

卑下水患尤甚民皆依丘陵
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藪厥木惟條

墳土脈墳起絲茂條長也言
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厥賦異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貢正也充賦最薄言
君天下者以薄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
者充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今水患雖
平而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
法同於

他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究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古者
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篚而貢焉織文錦

濟為河之所經潔為河之支流也充之貢賦或浮於濟而由濟以達河或浮於潔而由潔以達河惟其便也達河則達帝都矣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曰海曰岱則青之疆界別矣

青之地有嶠夷已可經略而溝塗封植興矣宜土先於水者嶠夷地遠於濫淄無與也

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浮于濟潔達于河

潔者河之支流也濟水南入于河潔水支分于河皆與河通故充之貢賦或浮濟或浮潔以達于河隨其便也冀州三面距河八州之貢道皆以達河為至達河則達帝都矣

游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嶠夷既略

嶠夷地名略經略為之封畛也獨言嶠夷者舉遠以見近也

青之水有滌滌水出琅琊北至都昌入海而故道以通
滌水出萊蕪東至博昌入濟而常性以循上文言既道者
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

青之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地彌望皆
斥鹵斥鹵者鹽者也

田第三等賦第四等也

青州惟其東北至海也故海濱之地貢之以鹽又貢之以
絺蓋食與服之所資也而海物之雜可以供燕享者亦制
以為貢焉此通一州之貢也惟其西南距岱也故岱畎之
地貢之以絲枲又貢之以鉛松蓋服與器之所資也而唯
石之奇可以飾器用者亦制之以為貢焉青之北有萊夷

滌滌其道

滌水北至都昌入海滌水東至博昌入濟
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循其故道也獨言滌
滌者此外
無餘功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
性墳海濱之土廣漠而斥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
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篚檿絲

屢其所以也今水患乎既可畜物因以效夫節貢之計以之爲絲絃而可以中琴瑟之用以之爲繒帛而可以備衣裳之制矣此隨地所出之貢也

青州貢賦之來其水雖有濰淄然皆入海而去濟還必浮舟於汶由汶達濟斯可以達河而達帝都矣

徐州之城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界始別也

浮于汶達于濟

鹽斥地所出絺綌葛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岱映岱山之谷也絲泉取之可以爲衣服鈴可以爲器用松可以備棟宇怪石亦可以爲器之飾也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言中琴瑟之絃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

濰水山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與河爲遠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由濟達河爲便故言汶而不言濰者有入海入濟之別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城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故西不言濟也

淮沂水之流者蒙羽地之高者淮沂又而後蒙羽
相因也

淮沂其乂

淮水發源於桐柏沂水發源於艾山徐之
川莫大於淮淮乂而入海則自泗而下凡
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乂
而入泗則自沐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

蒙羽其藝

藝者言二山乃淮水所經淮水治則二山
可種藝也淮沂乂而後蒙羽藝此事之相
也 因

大野水之止者東原地之乎者大野豬而後東原乎亦事
之相因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乃濟水之所絕也
謂之豬者水蓄而復流也

東原底平

辨其土色則赤多而無雜性則黏賦而墳起也徵諸物草則進長而不已木則叢生而積也

田因乎土為第二等賦出於田為第五等也

徐州之土間有五色建大社者以是封諸侯者以是此則一州之通貢者也若夫隨地而出者羽畎以夏翟貢取其羽之五色中旄旌也而所以招賢才布文德者胙此焉雉陽以孤桐貢取其材之特生中琴瑟也而所以昭文德象武功者胙此焉泗濱以浮磬貢取其輕清足以立辨也而所以制律呂和神人者胙此焉淮夷之地蠙珠可以備服飾之用魚可以備祭祀之需制之以為貢而神人有所資

東原平地在濟之東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大野緒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茂

土黏曰埴漸進長也言其日進於長而不已也包叢生也言其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雉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織綌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貢以為土封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其羽

矣淮夷之產立幣可以爲齋祭首服之用織縞可以爲去
凶卽吉之服篚之以爲貢而喪祭有所賴矣

徐州貢賦之來浮舟於淮自淮達泗泗水與河不通也然
離爲河所出而入於泗故必由離以達河沛爲河別流而
合於泗故或由沛以達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曰淮曰海揚州之疆境別
矣

中旌旄之飾者孤桐其材中琴瑟之用者
濱水傍浮磬石露水濱者蠃蚌之別名也
珠爲服飾魚用祭祀夏翟之出於羽畎孤
桐之出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
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
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可爲齋祭
首服也織縞皆繪也
皆去凶卽吉之服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
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蓋泗之西有濶
灘出於河而東入於泗者也則自泗入濶
由濶而達河焉泗之上有沛沛入於河而
合於泗者也則自泗入沛由沛
而達河焉皆逆流而上者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
淮東南至於海

彭蠡既豬

此以彭蠡為主蓋揚州之水惟彭蠡爲至大大水既治則
衆水皆可治也陽鳥攸居正所以驗彭蠡之平意三江水
之流者震澤水之止者既入底定本既豬而然也

彭蠡在豫章郡合江東江西之諸水跨
豫饒南康之三州所謂鄱陽湖者是也

陽鳥攸居

陽鳥墮陽之鳥謂雁也言澤水既豬洲渚
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三江既入

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
江并松江爲三江三江之源出於一而其
流分爲三既入
者已入於海也

震澤底定

竹則布而生草則少而長木則喬而高水平而物性遂也
揚居下地多水故其土澤渟水平而質性辨也

田第九等以土性之惡也賦第七等亦或間出為六等以
人工之修也

金銀銅為三品可以充國用石之似玉為瑤琨可以為禮
器篠之材中于矢之箭簞之材中于樂之管象有齒犀兕
有革齒革可以為車甲鳥有羽獸有毛羽毛可以為旌旄
水則梗梓豫章之屬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此一州之常
貢也若大海島之夷則以葛越木綿之卉服為貢而織為

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即太湖也乃跨三江之止流底定者言江水既入于海則止于定而不震蕩也

篠簞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簞大竹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
少長曰天喬高也塗泥水泉溼也下地多
水其土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以土性惡也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者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簞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貝文之精者則入簠焉而衣服有所資此歲貢之常也小曰櫛大曰櫛錫者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使旬以上貢此則待錫命而后貢非歲貢之常也

揚之入貢必泛舟於江沿江以入于海又必自海而入于淮自淮而入于泗則或由灘以達河由涉以達河而可以達帝都矣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曰荊及衡陽而荊之州境別矣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箭蕩之材中於樂之管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升服葛越木綿之屬也其織貝之精者則入簠焉包囊也小曰櫛大曰櫛必待錫命而貢者俱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乎出令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逆流入淮自淮而入泗既至于泗或由灘或由涉而達河矣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